



刘秉荣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硝烟谍影



7.4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石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硝烟谍影

刘秉荣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5 插页2 字数203,090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,000册

ISBN 7—5407—0510—8/I·379

定价: 3.70元

肖烟

刘秉荣

谍影

信天翁出版社

61/2

“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”编委会

主 编 陈 钧
副主编 邓小飞 穆 舒
编 委 薛 汕 贾 芝 端木蕻良
刘北汜 陈 钧 邓小飞
穆 舒 李 侃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银河天使（长篇小说）	汤子文
药王庙里疯女人（中篇小说集）	傅汉清
	鄢金昇
风流债（中篇小说集）	杨字心
鬼姑释仇记（中篇小说集）	唐宗龙等著
硝烟谍影（长篇小说）	刘秉荣
复仇女人（中篇小说集）	汤子文

目 录

- 第一回 荒草坡阮林思故友 (1)
狗跳岩吴青斥旧朋
- 第二回 埋地雷越鬼起歹意 (10)
破手指阮林明真心
- 第三回 空壳村阮文成醉眠花丛 (20)
公安屯肚司令奸施计谋
- 第四回 吴站长负苦擒越特 (32)
王文冠留意探军情
- 第五回 王文冠夤夜跟踪 (43)
恶村长白昼探秘
- 第六回 鸡肠狗肚暗里藏刀 (52)
铁骨丹心光照日月
- 第七回 王文冠设饵终未成 (61)
李大头摸鱼难奏效

- 第八回 王瑞兰掌权公安屯 (71)
杨保福采花恒山坳
- 第九回 法网恢恢色狼劳改 (82)
疏而有漏逃犯投敌
- 第十回 吴站长再度埋伏捕越特 (94)
杨保福两次落荒失惊魂
- 第十一回 无耻伪造播录相切断归路
机智巧妙话出身绝处逢生
..... (109)
- 第十二回 杨保福心虚扯谎 (119)
杨小龙贪财起意
- 第十三回 怕国法一度思检举 (128)
贪权欲歧路又涉足
- 第十四回 陈石光边界道真情 (136)
王金甲街头卖假药
- 第十五回 为金钱卖国真效力 (148)
图侥幸受审假坦白
- 第十六回 边检站王金甲认罪 (157)
三岔路乔元发就擒
- 第十七回 举杯祝酒公安屯里情欢悦
严刑拷问荒山洞中胆震惊

-(168)
- 第十八回 酒壮人胆元发充硬汉(179)
将计就计吴青用苦心
- 第十九回 界桩处组员打组长(187)
国境线情妇卖情夫
- 第二十回 闻“背叛”北山寨群情激愤(196)
遭磨难江树村文路受欺
-(196)
- 第二十一回 受非刑经考验倍遭凌辱(205)
编历史充京族竟被赏识
-(205)
- 第二十二回 逛街市只见百业凋敝(213)
受奖赏却被强配妙龄
- 第二十三回 春莲女一把辛酸泪(220)
韩文路满腔真挚情
- 第二十四回 公安屯里受欢迎(228)
独立屋中经考验
- 第二十五回 互通情报各怀鬼胎(237)
谒见司令暗里争功
- 第二十六回 谋反叛叔侄商奸计(249)
为钱权歹徒下横心

第二十七回 孙重九暗跟李春头(258)
教导员明查周春玉

第二十八回 追权逐利能人使能(269)
走私窃密险人行险

第二十九回 王瑞兰喜得情报(282)
黎处长怒起妒心

第三十回 夺情报枪响老道口(292)
尽职尽责血染界碑旁

诗曰

可恨小霸越南，
竟把战火点燃，
袭我边关毁梁园，
致使生灵涂炭。
又把敌特派遣，
对我边民反间，
罪恶令人发冲冠，
血债定要血还！

第一回 荒草坡阮林思故友
狗跳岩吴青斥旧朋

且说靠近我国云南边境的越南一侧，有个寨子，叫做荒草坡，寨子不大，二百多口人，都是京族。这个地方，地处北越大山，山高林密，交通十分不便。长期以来，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，都由中国供给。因此，这里的越南百姓对中国人民感情十分深厚。在这个寨子里，还驻有一支武装共有三十多人，是越南的一个公安屯。四十多岁的阮林在这个公安屯工作了二十余年，早先当翻译，后来升为副

屯长，1979年，越南反动当局在中越边境挑起战火的时候，阮林又升为屯长。阮林这个人，虽然受到了越南当局的垂青，可他是哑巴吃饺子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有数。在过去的许多年，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，阮林看得一清二楚，如今，越南当局挑起战火，给中越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，他也看得一清二楚。因此，阮林对越南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，十分厌恶。

且说这阮林，由于在边境工作时间长，又多与中国边防部队打交道，因此，在工作之中，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，姓吴名青。这两个人是怎样认识的呢？说来话长。原来，在荒草坡寨的对面的中国境内，有个马坡县。马坡县内靠边境的北山寨内有个边防检查站，叫做北山边防检查站。吴青便是这个站的站长。吴青是云南腾冲人，1966年在外语学院毕业，他学的是越语专科。毕业后，分配到这个边防检查站，担任越语翻译。那时候，正是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军之时，1967年的夏天，有一批援越物资，要经北山边防检查站，运送到越南境内，为了使物资尽早运到兄弟的越南人民手中，北山边防检查站要同荒草坡公安屯进行会晤。这一天，翻译吴青同边防站老站长两人骑马到了边界。荒草坡公安屯屯长亲自到边界来迎接。随这位屯长同来的，就是翻译阮林。大家见面，一番亲热，不在话下。进了越南境内，换了越南的马匹，走了约摸两个时辰，到了荒草坡公安屯。越南朋友摆了丰盛的酒宴。同志加兄弟，大家自然开怀痛饮，十分快活。

这天，吴青和老站长就住在了荒草坡。吴青和阮林同住一屋。由于都是翻译，这一晚，两人谈吐得十分投机。吴青知道阮林是河内人，京族，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了这个公安屯。

妻子在河内，有一个女儿，那时已经两岁了。阮林也知道了吴青的家庭情况，还知道了吴青妻子在昆明，也有一个女儿，也是两岁了。两人越谈越亲热，好象前世有缘似的。后来，阮林和吴青互相赠送全家照片，签名留念。

自此之后，两人因为双方的工作关系，时常见面，一来二去，感情就更深了。要是有些时日不见面，彼此还分外的想念。凡有人去荒草坡时，吴青知道了，都要给阮林捎些礼物，几包茶叶，一件衬衫，几节电池什么的，东西虽然不多，但都是越南人缺少的生活日用品。阮林也时常给吴青捎点什么子弹壳做成的台灯，美国飞机残片制成的烟嘴儿，等等。真是：

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仁义重，
同志加兄弟，拳拳手足情。

十几年过去了。两个人都由翻译升为站长、屯长。由于越南当局反华，中越关系日益紧张，边境会晤少了，两人虽然久不见面，但是，双方的感情未断。越南当局的宣传机构，天天骂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，阮林呢？耳里听着，心里却明白。不用说别的，自从越中关系紧张后，中国的日用百货没有了，荒草坡的老百姓一下就象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晚上点灯的油，一日三餐吃的盐，都限量供应。连他们公安屯的官兵，每人每月也只有二十四斤粮食，而且还搭配木薯。大家不够吃，只好吃野菜，有的中了毒。弄得人们敢怒不敢言。

1980年底的一天晚上，阮林弄了点酒，抓了条蛇，炒了盘蛇肉，把副屯长阮文成找到屋里，两人关门喝起酒来。阮林和阮文成私交很深，且又年纪相仿，无话不说。阮文成三

杯酒落肚后，就起火了，说：“妈的，两个月没发工资了，这日子能过吗？”

阮林吃了口蛇肉，锁着眉头没有说话。阮文成又说：“上头天天骂中国，中国有什么不好？这许多年，吃的穿的，哪些离开中国能办成？”阮文成说着，把桌子一拍：“妈的，这苦日子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！”

阮林也把酒碗一顿，霍地站起，挑着双眉说道：“别说了，我不是瞎子，中国人说我们忘恩负义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们不是动手打起人家来了吗？打吧，把河内的那些混蛋忘八蛋都打死！”

阮文成说：“奶奶个熊，让我们拿刀去杀救过我们的恩人，真连狗都不如。”说到这儿，阮文成一把抓住阮林的手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过去吧，到中国去，一起对付河内那些混蛋。”

阮林凑到阮文成跟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去呢？在这里不是一样能和中国朋友共同战斗吗？比如，我们向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情报。”

阮文成点头说：“好，我赞成。”他想想又说：“不过，咱们得想法和中国的边防军队挂上钩才行啊。”阮林说：“咱们对面，是中国北山边防检查站，站长吴青跟我的关系很好，只是几年没见面了，前两年听说他还在，眼前不知情况，我看你暗地里过去一趟，打听一下，如果吴青还在，我想亲自和他会一面，把我们的打算告诉他。和他联系上就好办了。”

阮文成说：“过去倒是可以，可是吴青会相信我的话吗？弄不好把我当成特务抓起来，是不是你写封信，我拿你的信去见他？”

阮林摇摇头说：“不可，万一我写的信失落了或被我们的

人查觉，你我都要遭难。”

阮文成说：“把信装在竹筒里呢？”

阮林说：“也不行。”

阮文成说：“要不放在鱼肚子里。”

阮林说：“你带鱼过去多么不便！”说到这儿，他眼睛一亮，说：“有了。”说着，打开抽屉，从笔记本里取出一张照片儿，说：“这是吴青全家的合影照片，你拿着这张照片去，如果见到吴青，把照片给他看，随后，你再把我要与他会面之意讲明。”

阮文成接过照片，看了看说：“这个办法不错。我抓紧时间过去。”

几天之后，阮文成要到边境村寨了解情况，他决定趁此时机到北山去会吴青。便把吴青全家合影像放到了贴身衣袋之内，暗暗地顺着山间密林小路，绕过雷区，进入了中国境内。

且说吴青，他依然是北山边防检查站站长，从1978年以来，吴青在这北山边防检查站，同越南武装进行了多次的斗争，为此，上级党委给他记了功。

1978年春天，越南当局反华逐步升级，他们驱赶侨民，枪杀中国边民，制造流血事端，侵占中国领土。真是无恶不做。中国政府看在往日的情份上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，谁知道这小霸且得寸进尺，更加狂妄。这一天，吴青刚刚吃罢早饭，忽然有两个边民跑了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吴站长，不好了，越南士兵在狗跳岩地区插上了他们的国旗，还贴了告示，说狗跳岩是越南的领土还有七八个越南士兵守卫着呢。”

吴青听了，眉毛一挑说了声：“欺人太甚。”便走出检查站，

登上了北山山头，他举起望远镜，朝中越边界我方一侧的狗跳岩看去，果然在狗跳岩处，插着一面越南国旗，七八名越南士兵持枪在旗下守卫。吴青看罢，立即下山回来，对教导员杨洪说：“这个小霸，真是可恶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胆敢占我们领土，我去看看。”

教导员杨洪也是个老边防了，对边境的情况也很熟悉，他听了吴青的话后，说：“老吴，他们心狠手黑，既然胆敢插上了国旗，就必然有战斗的准备。”

吴青说：“我不能眼看着我们中国领土被越南小霸占领。”

当下，吴青遂不听杨洪劝说，带着五名战士，全副武装，直奔狗跳岩。

列位看官，狗跳岩这个地方，多是荒山坡，早在五十年代末，有一些越南边民，因在他们国内没有耕种土地，便在这荒山坡上开了些荒地，种了些庄稼，当时中越友好，对这些困难的越南边民的做法，也就没加干涉。后来，由于这里的野兽较多，成熟的粮食多被野兽糟蹋，加之土地贫瘠，那些越南边民种了两年，见费力又收不到粮食，也就不种了。如今，那些当年种过粮食的地方，早已荒草满坡，荆棘丛生了。这些事，吴青听老站长讲过多次。在抗美援朝期间，一个曾在狗跳岩耕种过土地的越南边境的空壳村村长王瑞兰，也跟吴青讲过此事，当时，有一批援越物资要运到越南境内，王瑞兰带着人过中国境内搬运这些物资。他望着堆得象小山般的援越物资，握着吴青的手，眼含着泪花儿说：“中国人的恩情，我们越南人永远也忘不了哇。”接着，王瑞兰指着不远的狗跳岩说：“1954年，我还在这里开过荒呢？连着种了两年，都喂了野兽了，我也就不再种了。中国人对我们真好哇。”

吴青笑道：“那些野兽太可恶了。”

王瑞兰笑道：“跟美国鬼子差不多。”

两个人说着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弹指之间，十数年过去了，可当年那些情景，吴青仍历历在目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这些往事，热血一股股往头上涌，忍不住骂道：“越南当局，真是一群狼。”

到了狗跳岩地区，吴青对身边的五名战士说：“记住，越南兵不开枪，我们不动手，越南兵要敢动手，我们要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”

几名战士都说：“站长，我们明白。”

吴青又说：“你们和我拉开距离。我去会那些越南兵，他们要向我下手，你们就开枪。”

吴青挺胸大步朝前走去。越南士兵见吴青走来，“哗啦”一下将子弹推上膛，把枪口对准了吴青。

吴青正气凛然，迎着越南士兵的枪口，大步来到九名越南士兵面前。那些越南士兵敢开枪吗？不敢，他们也很狡猾，看到英雄毫不畏惧的样儿，猜想到英雄身后可能有千军万马做掩护，不然，只身一人，如何敢来到他们的枪口之前？

且说吴青来到了越南士兵面前之后，用眼一扫，见过几名士兵之中，有一老兵，年近五十。又一看，这不是王瑞兰吗？吴青上前一步道：“王瑞兰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穿上军装跑到中国土地上来啦？是不是没有大米吃了？”

谁知那王瑞兰斜了吴青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中国人太坏了，不光人欺侮我们，连你们境内的野兽都跑过来祸害我们，我不得不穿军装了。”

王瑞兰说完，吴青冷笑一声说：“野兽吃掉粮食，还能多

长几斤肉，供人食用，而那些披着人皮的狼，吃了我们的大米，反到坏了心肝。这些大米还不如喂野兽。”

王瑞兰眉毛一顺，说：“少废话，现在，你脚下是越南的国土，看在往日的情份上，我不打死你，如若不然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”

吴青又上前一步，怒视着王瑞兰说：“越南政府给了你多少钱，要你来此当炮灰？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，从不要别国一寸土地，可谁想占我们一寸土地，那是妄想。狗跳岩地区，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，你们竟然明目张胆地把国旗插到了中国国土地，是不是扩张侵略行为？”

王瑞兰恶声说：“我现在喊一、二、三，喊到‘三’字时，你若不退，我立时开枪打死你。”说着大声喊道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

王瑞兰的三字刚一出口，那吴青却几步上前，将那面旗拔起，扔在了地上，而后双脚踏了上去。英雄怒挑着双眉，对王瑞兰和那几名士兵喝道：“你们要是活不够，这狗跳岩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你们要想活，立即从这里滚走！”

王瑞兰看了看吴青怒不可遏的样子，又伸着脖子向他身后看了看，见吴青身后百余米的茅草丛中，影影绰绰地似乎埋伏着人马，又看看吴青正气凛然的气概，心说：“看这吴青的架势，身后准有大队人马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凉锅贴粘饽饽——蔫溜吧，晚了就走不了啦。”想着，王瑞兰朝几名越南士兵一使眼神儿，几个越南士兵会意，立即转身，急急忙忙地跑了。

吴青目送着这些越南兵出了境，划了根火柴，把那面国旗烧了，又从一棵大树上撕下那张告示。那王瑞兰跑到越界一山岗上，冲吴青喊道：“吴青，老子今天先饶了你，你等着，